

陶

山

同年

清宣
著

陶

山

論

書
詩

底
本

稷山論書詩有序

會稽陶濬宣撰

趙宋以來楷法不明於世久矣字雖小道楷實書宗

其用至蹟其工至難

張懷瓘六體書論曰天下學草篆分不一二老幼悉習真書而

罕能至其最難也

自閣帖盛行論者輒以渾古藏鋒妍媚恣

放為鍾王極軌翕習傳誦遂無究竟

說詳鍾王書法辨偽論今

欲發千歲之翳蒙必光明兩朝之宗派儀徵阮文達

公著南北書派論謂南派由鍾繇衛瓘及王羲之獻

之僧虔等以至智永虞世南北派由鍾繇衛瓘索靖

及崔悅盧諶高遵沈馥姚元標趙文深丁道護等以



寶文齋

一

寶泉述書注歐陽詢書
出於北齊三公郎中劉珉
唐人傳說的可徵信

至歐陽詢褚遂良據碑徵史辨析異同離合之故昭
若發蒙為度迷之慈航實不刊之定論第以南北書
流截為兩派至謂若江河之判不能相并者夫書派
雖分兩戒楷法實原一宗推極末流則歧於涇渭滌
厥世資則同此高曾著其所以分尤必證其所以合
析其所以異尤必參其所以同知其異而宋明以來
謬妄之嚙語可刪宋以後學者昧於書有南北兩派
知歐褚生長齊隋近接魏周中原文字具有淵源不
可合而一之也既文達云後人為彙帖所囿幾欲以蘭亭一
序包掃漢魏以來書家若此知其同而漢魏以上之
外更無書法者豈不函哉

即如安吳先生
卓識遠犀
猶有渤海憲
章右軍之論

真宗可證蔡忠惠曰書至陳隋之際而工極喜兩宗

之漸合也

謂丁道護啟法寺碑張公禮龍藏寺碑阮文達稱蔡忠惠能得北法者

歐陽

永叔之言亦然二公見世所傳二王諸帖心竊疑之

於北碑中求稍合南派者以推見二王真際不得於

魏齊而得於陳隋故其言如此得於陳隋即可由宋

魏

宋之爨龍顏魏之靈廟碑如出一手乃確證也說詳詩注

以上推魏晉而到崑

命星宿海矣天下有合之兩傷亦有合之兩美者以

真偽淆雜展轉摹勒之彙帖改換唐賢授受之筆精

此兩傷也

唐初諸賢皆傳齊隋書派而唐賢手蹟一經宋明以來摹入彙帖者皆與唐人碑版

不合蓋以意造之
王法改概唐賢也
以書丹原石僅下真迹之北碑證

還南朝繚褚之本相此兩美也
今以北碑證南刻仿

唐人彙帖也持吾說以摹二王書可到定武神龍
初搨境界歐褚當日並以北法摹稷序詳見詩注南

朝之沿失極於纖巧庸滑北朝之流弊底於猥拙麤

野造象尤甚不善學者
更流於恣肆板滯
以此證彼即以彼證此互證

互救以北救南
尤美之美者也文達之論美矣然左

南而右北斥南派為俗書不宜著筆并南朝真石畧

未論次夫以南朝諸賢之跡為宋人手筆所掩董道曰王

著等摹閣本決磔鉤剔更無前人
意通當時親見真跡者故其言如此
至使千載後學士

小注著筆下
復程竹人畫書云樂毅
黃庭等帖世稱為逸少
真迹者其來處皆可
完詰有識者所不應道也

通人擯而棄之置諸不論議之列恐再數十百年南

派從此絕矣絕者真蹟也
見存南朝貞石無多
宋人

之偽南派以記傳記必不絕於世偽南派一日不熄

真南派一日不著去偽定真舍見存之北碑與僅存

之南刻何所取證耶吾故於晉宋齊梁貞石尤珍護

寶惜之汲汲證明而不能已也
凡南朝石刻詩注必

博文近出頗多字跡與篆
隸北朝相近足資左證
夫屏荆和之理美而抱燕

石以自珍此宋以來拘守彙帖之說也迷江海之濔

沆而挹勺水以知味此據南刻以證南帖之說也雞

驚不同形而飛鳴相應燕鴻不齊候而南北無差此
執北刻以證南帖之說也若彙帖之南書則翦此紙為鶩刻木成鶩矣明此
說於天下則世所分為南派北派唐派三者三也而二
者而一者何道也此予論書之指也包安吳有論書十二絕
白麤發端倪未罄奧祕為賡續一百十五章章各附以
論證溯其源流究其遷轉著其離合別其真偽參其
異同俾曉南北之無殊可推篆分之遞變并附證包
說之謫濬宣翰簡本拙聞道已遲一得之愚不敢自
祕以質當代明達董而教之冀共明斯指焉光緒

壬辰夏六月既望書於宣南客邸

楷法師承肇衛鍾北分南篆峙雙峰張騫萬里尋源久
直到昆侖見蔡邕

南北書派並習鍾衛

河東衛覲子權權子恆三世善書而權尤著與鍾繇齊名而

同出於中郎阮文達云予所藏漢華嶽廟碑四明本
物充之也等字全啟真書門徑姜堯章云漢後南北
書分二體北方一體魏受禪表是也南方一體吳天
發神識碑是也北用分勢方勁可愛南雜篆法奇妙
無倫按天發雖篆書體實方勁仍用分勢可證南北之同源也

見存蕭梁各碑關體勢方勁與北碑一氣並足證源流皆同

過江一帖藏衣帶新體山陰異白科欲識牟尼金粟影傳燈北法比南多

王導初師鍾衛攜宣示表過江後歸右軍是江南所師鍾書止衣帶一帖鍾衛真跡與碑版盡在中原故崔盧諸賢並得傳習南朝自羲獻新體盛行羣相慕效鍾法已微欲求鍾衛書流於北派諸碑為近說詳南朝書派源流論

一代書宗誤孟皇稚圭題記亦荒唐崔盧家法傳青史

莫漫平原認許昌

乙瑛平原高唐人

北朝書派盡出鍾衛兼習梁鵠索靖而梁書與鍾衛同派並主方勁道整姜氏謂北人用魏法皆習受禪碑體方主方勁是也包安吳分北朝為鍾梁二宗取梁鵠孔羨一碑盡括當時書派按北朝諸史云魏崔悅與盧湛齊名湛法鍾繇悅法衛瓘而俱習索靖之草皆盡其妙湛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子潛潛傳子宏並世傳鍾衛不替又黎廣從崔浩學楷篆傳其法盧伯源習鍾繇法齊姚元標亦得崔法凡此不勝悉

證北朝重崔盧之書舉世翕然宗之而崔盧並傳鍾
衛及索書本傳無一語師法梁鵠者包說與史傳不
合其誤一也當時梁鵠書亦多傳習者但不如鍾衛
之盛為一代所宗故史傳但舉鍾衛即

概梁書此魏上尊號受禪表二碑世傳為鍾繇書或

以為梁鵠集古錄隸釋並同謂唐賢已莫能定古文

苑又以受禪為衛覬書蓋鍾梁衛三家書實一派故

當時莫辨而方勁道整皆為北派真傳鍾梁並舉可

也鍾梁分派不可今包氏取北碑方勁一派如張猛

龍賈思伯高高植高湛馬司馬元興司等碑及朱朱

高貞馬景和妻

章書也楊大眼各造象盡歸孟皇僅以鄭中岳刁惠公

二家屬之元常北碑中如刁鄭則北刻近出者不下

千餘種證之悉是梁宗而鍾派幾絕矣不知熒陽渤

海與張賈等同出一原而別標神悟遂略異書流若

他人之類我不得引為弟昆雖手足之殊形原實附

於一體鍾衛梁索別子也鄭刁張賈等繼別者也以

孫曾之偶異而疑祖禰之不同况所據之祖刻皆不

足據者乎其誤二也包氏所據之碑鍾為乙瑛漢百

碑魏封宗二碑皆不著書人名氏宋張雅

碑聖侯碑

圭自署按圖題記趙嶠已力詆其謬見石墨按孔美

書人唐賢尚不能定乙瑛刻於漢永興元年元常獻

帝初為黃門侍郎卒於魏明帝太和四年距永興且七十年時代不合其

非鍾書不待辨未知雅圭所按者何圖也安吳亦失

攷矣且安吳舍世傳鍾書之尊號受禪二碑屏而不

論而遠取一決非鍾書之漢刻以強配梁書者蓋以

受禪二碑與孔美字同一體不能立異故甘襲宋人

之謬說而不遑深辨其誤三也安吳又以李仲璇敬

顯儁二碑與鍾梁兩不相近則云別成一種屬之右

軍復疑出於衛瓘按羲獻書迹皆為南朝祕藏北方

極不易見亦不願摹習李敬二刻與張貴書同祖與張貴書一源惟東魏

以後敬興和二年沿習之久不無小異若衛瓘與鍾

梁同體不得以瓘書無碑可證率定一派以欺古人

也孔美不必出於梁而據以為梁凡不合於梁疑近

於王或別為鍾又疑為衛鍾衛二宗幾成北朝別派

矣凡通論一代之書必驗一時之風尚派別不得僅

據一二碑刻即著異同其說致不可通是以子之矛

陷子之盾其誤四也蓋安吳初彙刻宣示之帖以類

以習瓘帖自去得來本本習之十年

鍾書不取受禪二碑強析鍾梁兩派又不證史傳及碑刻時代故有致此誤此為北朝一代書宗所係不可不辨故於此坵著之詳見北朝書派源流論

書派變從東漢季篆分隸草逐遷移衡陽太守留殘碣海內真書第一碑

楷法肇變在漢末魏晉間吳葛祚碑為書書刻石之

始法帖程邈書是偽迹今碑佚存額文曰吳故衡陽郡太守葛

府君之碑正書三行字徑三寸許古質通健南方得

風氣之先此刻實為楷法開山也寶刻叢編引諸道

石刻錄有此碑文自來定為吳刻或謂孫吳時不應有正書楷法或後人表墓之石然玩其字體尚在齊梁之間

關且楷法死珠林稱首於衡陽太守有吳政郡人為其立碑宜也

隸楷初分大爨碑同時還有寇謙之兩朝萬里書堪證江漢源頭竟一支

後魏寇謙之嵩高靈廟碑刻於太安二年為北朝最

古之石去劉宋大明二年爨龍顏碑先後二歲耳其

時楷法初行半存隸迹爨寶子刻於晉義熙元年隸迹多而楷法少矣而滇

豫相去萬里書筆如出一手足徵南宗北派肇始分

二王書派南朝士大夫競相慕效滇南邊遠八未傳風氣故其書體

尚存古法刻石刻極妙元嘉廿五年有始康郡晉豐縣口然造佛記

支同室第季無大差池也今石藏山東福山王氏又高句麗長壽王已丑年故城刻石題名當宋元嘉廿六年

河東三衛風流盡誰向燉煌證北書形異一言傳筆妙銀鈎蠶尾竟何如

三衛之書南北並祖燉煌索幼安一派惟北人習之

實為北學之宗惜其書不傳王僧虔論書云索靖傳

張芝之體而形異甚自名其字勢曰銀鈎蠶尾今北

碑頗多其體且千奇萬變字無定形形異一言已道

破北書之妙梁武帝書評云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鷲

鳥乍飛李嗣真書後品云觀索書趣况大為適疎又



北朝成習索靖之草故書多章草遺意

云索書比蔡石經無相假借觀諸論衡皆合北刻索

書雖不傳而傳燈可證也

西晉何來般若經鼓山泗水證同盟渡河香象空懸解

此體初開齊武平

包安吳云文殊般若碑無時代年月書勢敦厚渾雄

予臆定為西晉人書無一筆闌入山陰實古今第一

真書石本也按造象肇於前趙金石錄著前趙浮圖澄造象碑光初五年

盛於後魏寫經始於北齊經幢起於武后此金石刻

之限於時代者東西魏尚無寫經一石况西晉世六

朝以前鳩摩未譯更失攷矣此當與北齊唐邕寫經

摩厓式平三年在磁州鼓山泗水維摩經碑無年月刻隸脩

羅碑陰在皇建以後矣訪碑錄誤分為三并衍年月同時字體亦極相類在北

朝書為中品何能與魏之鄭邠張賈高楊同語耶嘗

謂書至北齊體勢漸就平近遜魏遠矣說詳下包氏詩注

此定為古今真書第一且曰便與李蔡起三峰豈誤何

鍾元常耶此說若行後學奉為楷法正宗不善學者

取以證彙刻宣示季直諸帖與宋明以來晉刻渾古

藏鋒之謬說適足印合而北碑方勁適奇之妙鍾衛

書旨因一言而漸滅矣安吳述書妙指極多此說未

當恐誤來茲不可不辨 濬宣於每詩下皆附論注

并於一碑之外附證諸碑累數十百言祇因亟圖南反

倚衰恩遽不及繕寫以下每詩但摘記簡明大指餘

存稿冊附記於此

晉魏書流隸楷并靈崇大字葛洪銘南明片石風雲護

留配山東石峪經

括蒼南明山晉葛稚川靈崇二字摩厓體雜隸楷氣

象渾穆與泰山經石峪可證南北一旨

此詩移上衡陽太守葛祚碑詩下

漸收波發為橫直楷法傳衣有鳳皇不見鳳毛臨海相
尋源南祖問瀟湘

吳九真太守谷朗碑在湖南耒陽刻於鳳皇元年分
書波發至此漸收已駸、開楷法矣金石錄目著朗

子吳臨海侯相谷府君碑今不可得晉郭休劉韜楊陽諸刻體略相類唯孫夫人碑一破畫嚴整不改漢法

斂波入畫原章草縱隸為行自出奇晉梁時論空優劣
消息外人誰得知

右軍書出章草特將波發斂入橫直自開宗派張懷

瓘謂子敬年十五六時嘗白逸少云古之章草未能

宏逸頗異諸體今窮草縱之致不若彙行之間於往

法固殊大人宜改體逸少笑而不答及業成之後神

能獨超驚奇峻險羊果用之數此數語最為宏括按晉宋之間世重大令書羊薄謝

孔之徒爭相慕效右軍之體反不見貴齊梁以後始

以大行唐太宗篤嗜右軍至親為作傳後世翕然從

而優劣矣

梁武評書孰細量翻因巧詆得真相少年河朔雄強氣
明把雀盧例小王

梁武帝嗜右軍而不喜大令書評日子敬如河朔少年雖皆充悅而舉體拖沓是固以荒儉北虜待之不許以王謝家風矣袁昂評右軍書如王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爽：有一種風氣且曰充悅曰拖沓亦類北書品題蓋大令別初新體易斂為肆追張鍾之規窮草縱之致故於北法為近因梁武詆之而反得大令破體入北之明證此語未經道破也予見宋拓十三行多通北法乙盦謂龍門造象其掠法竟與洛神同勢詳具二王書派同異論六朝厲禁製豐碑梁石猶能出劫灰千載南宗留一綫

直疑天地為胚胎

南朝勅禁碑碣見昭明文選故南石不傳乾嘉間始見始

興忠武王蕭愔碑吳平忠侯蕭景闕安成康王蕭秀

西碑及井闕題字輿地碑目寶刻叢編一著其日久無傳本近年續出者

有建陵蕭順之東西二闕臨川靖惠王蕭宏東西二闕

南康簡王蕭績東西二闕新渝寬侯蕭暎建安侯

正立東西二闕蕭秀東碑東碑額存字泐東碑陰亦泐唯西碑陰小字精整完好

蕭宏右闕畫象蕭秀西闕以上碑闕並在江甯貞珉疊發與北

無毫髮之異蓋當時為建陵造闕下逮諸王得弛其

梁天監十三年十二月都
陽王蓋州軍府人題記
正書在四川雲陽摩崖
字體似二爨碑朝鮮
有新羅真興大王巡狩
管境碑真興王麥宗
戊子秋八月造當陳臨
海光二年在朝鮮
咸興字體似爨龍
顏碑

南齊書云宋元嘉
中顏延之作玉球石
志

禁而藉得留南朝真迹近年地不愛寶應運而出此

中皆有天也南石傳世極少見存者必詳著之其見

於集古錄金石錄二目及輿地碑目寶刻叢編者東

晉有陸禕碑太寧三年陸階碑咸和七年張平子碑永和四年泰山

君改高樓碑升平三年夜郎太守母稚碑隆安三年宋有武帝

檄譙縱文義熙九年宗慈母劉夫人墓志大明六年慧遠法師

碑齊有桐柏山金庭館碑永元三年兒海陵王墓志

梁有檀溪寺禪房碑天監十一年開善寺知藏法師

碑普通三年招隱寺刹下銘普通三年茅君碑普通三年

蕭挹正書

書羅浮山銘大同元年羊祜碑大同十年改墮淚碑劉靈陶隱

居碑陳有尼慧仙銘今石久佚備記於此以待訪

蕭梁碑闕傳十六焦麓雲峯等品題始興風規惜覆落

疑是南朝徐會稽

蕭氏諸闕新渝似鄭文公臨川似麋鶴銘南康似隽

脩羅建陵吳平安成四闕尤雄深渾穆玩味無窮唯

始興風格凡近略近根法師而遜其駿逸之致已開

東海書派矣

反左書傳梁學士蕭家三闕妙通神象中誰識清間法

漢文按春秋傳反
正為之說文反可為
區反身為身反爪
為爪反永為辰之
類甚多古人造字
有取反正相生奇
偶相配之義及
左書雖似細體
實原本六書之
旨也漢印有
全文皆反刻
者亦反左書之
所從出

苦把金鍼暗度人

梁庾元威論書云當時書體有反左書者大同中東
宮學士孔敬通所勅余見而達之於是座上酬答諸
君無有識者遂呼為衆中清閑法其後學者稍多今
存梁建陵吳平安成三闕皆反書必孔學士筆前者
錄家惜其正書反刻不識當時乃有此體也竊謂反
書於抽掣使轉處筆妙尤顯非以示異藉著筆傳然
非精於用筆者不能故其後此體遂絕

南派幾無真種子天留一脈線發勾萌絕同秦火燔經後

南派一行石抄

濟上重來見伏生

南帖盛行而南朝真迹幾絕前至江甯訪蕭梁諸刻
撫石流連如渤海宿索征南碑下三日不能去也

大字無過麈鶴殘小字猶留舊館壇吾家自有真宗在
莫雜尋常野鷺看

焦山麈鶴銘許長史舊館壇碑向傳為隱居書金石
文字記云此二刻字體正同為隱居書無疑顏氏家
訓謂陶隱居阮文州蕭祭酒諸書莫不得羲之之體
欲得王家真相庶在吾宗乎

風骨驚道孰等倫漫從棗木苦招魂括蒼真石分明在
家法從頭證外孫

李嗣真品謝康樂書為風骨驚道唐樂為子敬外孫習大令書當時莫

能辨康樂為子敬外孫王僧論虔論書云昔子敬上

表多在中書雜事中靈運皆自書竊易真本相與不

疑今括蒼猶存康樂石門詩新營詩石門最高頂詩兩

刻摩屋是不翅大令真迹也唯石門新營詩為宋苗

振題名大字所掩石門最高頂詩為唐人詩刻所損

宋石祖德又大書題名其上拓工不易覓故絕少傳本

婁浣人訪拓之取證宋本洛神也

造象紛紛徧魏齊南朝片石惜留題空山妙相尋遺蹟

不道龍門渡會稽

南朝造象傳世極匙會稽以吾邑齊妙相寺齊永明六年建造

維衛尊佛為最古齊子藏有梁天監四年蘇州吳縣顧

廷謙造象大同十年陳寶齋造象中大同元年比丑

釋慧影造象皆極難得顧陳二記僅著於玉雨堂碑

目吳清卿河督云石在茅山今未知尚存否慧影見

八瓊室金石補正聞石存浙江石門李氏又綿州北山有梁造象四記一中

大通三年閏月許菩提造象一中大通三年七月宋

念造象觀世音一卒未歲中四年丁未當為豫章景三月章昌造象陳列

尤魁今傳永定唯趙四面象一記永定三年六月通審諸刻皆與北朝

諸造象相類足徵當時民間字體如此予見東晉梁

齊梁磚文甚多書體亦多皆古法阮文達云當時墓磚

多出陶匠之手而字跡尚與篆隸相近與蘭亭迴殊

非持風氣者所能變也臨海宋嘉驛子碑南朝碑文

萬象龍門萬不同還憑佛力啟宗風低眉努目無常相

導化羣生是大雄東

□□三年

閏月當在大

□道□造

象

又讀視世音

一記無年月

與上四石同出

一處字體

相類必具

刻也又大同

三年閏月款

造釋加年

尼像今石

歲少東福

山王氏

朱蕭楊薛一宗旨真實實權應具象理筆端疑有阿闍王

五指力出五師手

龍門造象近年見拓本多至千餘種開有唐按厓剔

鑿幾罄無遺千狀萬態無美不備具真實力開無限

法聖人所謂發育萬物佛經所謂導化羣生也字體

極精或別開書派者可數十種不遑縷證其間亦多

鄉曲俗書拙工惡札披沙得寶棄取任人朱義章蕭顯

慶諸記在太和景明之間實為元魏最古之刻去晉

未遠鍾衛遺旨留傳尤多非復虔禮閭閻之風矣華

嚴經云佛見大神通八萬諸仙前後圍繞吾朝龍門
山合十讚歎悟此妙諦
魏齊造象以河南洛陽為最多山東
縣陳氏家藏石甚富餘散見山東西直隸各邑
寒同千載孰摩抄賴有雲峯字未磨空傳崔盧工草隸
疑撫星宿失羲娥

北朝書碑多不著名今見於史傳諸書可證者得一

百餘人

詳下
詩注

北史魏書著崔盧二姓書人尤多皆言

世工草隸得鍾衛法而鄭道昭傳但稱好為詩賦無

一語及工書者且魏書於鄭氏諸傳咸多詆詞疑是

伯

起與滎陽諸子咸有隙隙故著其惡而略其美如此

抑以見史傳之不足信也鄭文公碑中正沖和英粹

合極筆起神迹儵忽萬匠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北

碑書勢劍拔弩張斬釘截鐵者為多鄭君如菩薩低

眉降伏龍虎殆所謂神勇乎實北朝一代正宗也上

下二碑皆未著書名得靈峯題字始證為中岳先生

之筆此碑唯秦峴及趙德甫見之皆親至寒同山下

者此後七百年更無人一見拓本阮文達著山左金

石志重搜得之至今日而大顯且續得雲峯天柱詩

刻及題字多至五十餘種金石錄目著道昭物之顯

宸子詩今反不見

晦果有時耶而崔盧諸書直無一字矣
早歲曾傳注篆圖衣冠世族見聞舒阿公曾拜江南使
家學疑親授帛書

鄭文公碑稱公南使宋國與宋主客郎孔道均論樂
當時必親見二王書跡陸賈襄中豈無過江練帛乎
故中岳先生之書若有江左風流往來腕底者况鄭
氏為滎陽望族必親見鍾衛諸書故學有師法碑又
稱季子道昭博學明雋研圖注篆才冠秘穎史稱少
而好學綜覽羣書蓋唯學識開悟故能下筆超羣自

開宗派也

兗州魯郡啟宗風峻極於天孰比崇若問杜陵諸配享
少牢端合祔涪翁

海岳評率更書莊若對越俊如跳躑可謂冥心象擬
取以移品張君清頌尤窮盡其妙予有清頌一字評
曰峻峻之品於書最高最難到齊隋之後此格幾絕
率更得白水真傳獨具神悟同時賈思伯幾駸駸並
駕唯此一字略遜其美然議書林祀典配享張君舍
兗州誰屬中山太守王君甯遠將軍楊宣時有亂君

而王優於楊溫禹弼題賈思伯碑陰云父友石曼卿
酷愛此碑謂其行筆似褚遂良疑褚書得此筆法按
河南宗旨與此略殊第趙宋以後尚有能探原北朝
溯別流派者卓識超時得未曾有幾如泛海獲珠船
矣

寸字誰如刁奉國撫摩殘石倍精妍趣長畫短神明境
獨嗣元常筆骨傳

刁惠公茂出端麗落筆雋絕鄭中岳不傳小楷方寸
之字北朝無精於此者永興書旨述云太傅真楷獨

得精妍自非惠公孰武此妙張懷瓘謂太傅著筆骨
論惜不傳也此志出土已殘一角今益損蝕矣予見
汪韓門手跋本得盡其妙

孤本流傳崔敬邕博陵渤海體相同同年同地同時出
二妙還疑一筆公

魏營州刺史崔敬邕墓志字體大小與刁志一式書
體精妍如出一手刁志在熙平二年十月崔志在熙
平二年十一月刁志在直隸南皮崔志在直隸安平
刁志出於雍正初崔志出於康熙間逾一千三百年

寶文齋
兩地前後出土亦氣類之相感也且結體疏密用筆
使轉處無一不合即增筆減筆如疆作壇邊作邊秉
作秉訴作訴稟作稟等字並同崔氏為北朝望族崔
盧世傳工書今崔盧書不一見兩志文字並美疑出
二姓之手非復閭里之文也吾謂張神回外有賈思
伯刁奉國外有崔營州可謂德不孤必有鄰矣惜賈
碑自宋以來已多剝損天壤間決無完本崔志石已
不存僅留孤拓今存李香巖亦以見二難合并之難
也

兩志崔刁絕妙詞即論文體亦吾師起衰八代昌黎手
祖述先民誰見知

二志並以三世名諱官爵提行列於序首潛研堂跋
疑其似今行狀之式為志墓變例按此式自昌黎董
公行狀祖之取其志墓之例以為狀歐蘇以來競相
效法遂沿為後世行狀之例不知實肇始於二志世
傳韓公文起八代之衰蓋未嘗不從八代出也且此
式北朝墓志中別無見者益以證兩石之出一手矣
俊麗風華高湛碑方圓妙極更無奇蕭張筆勢誰尋見

此是蓮花出水時

高子澄墓志勁秀道麗天然媚好褚聖教頗得其妙
書評謂蕭子雲書如春花遠近無處不發張越書如
蓮花出水移品高君適符斯旨王僧墓志字體相類
精妍亦同略遜道勁耳取配高君亦不翅兗州之祔
享魯郡矣春伯先生云古人書有定法隨字形大小
為勢書體雖殊而大小相等則法出一轍此語雖不
能盡概北碑體認不可為不精鄭文公字方二寸半
依金石書張賈字方一寸半刁崔字方一寸高王字
用漢尺

方八分此四家書可為四種楷式之祖特取以冠北

刻之首

高湛刻在東魏移列于此

大楷須從篆隸生白駒猶未極縱橫雄奇渾穆傳經峪
字字都宗漢永平

泰山經石峪大字渾古道奇字參篆分隸得漢褒斜石
門遺意故能雄視一代其後岡山徂徠山晉陽山摩
崖並以隸楷相參萬變化萬匠鄭中岳白駒谷題字
全用楷法雖方勁可愛而轉遜雄逸之致雲峯天柱
各題字則縱任自如矣即可此可悟榜署之法夫以

北朝筆方格勁之書尚不能盡尺書之勢幅後人感於
蘭亭聖教可展為方丈謬說或影拓以製題榜亦可
晒已

古今妙極乃稱逸兩漢吾推楊孟文此是北朝真草隸
無慚異世證同文聞

北史諸傳凡能書人皆云善隸草工草隸又云習索
靖之草北朝得燉煌真傳並習章草唯章草不宜碑
版故不傳而正書可證章草筆勢者尚多王遠石門
銘縱任奔逸奇趣橫溢守道兼權觸類生變是合隸

草為一手者并可悟豪行筆法北碑中逸品也予以

楊孟文石門頌獨超曲阜濟甯諸碑之外為漢隸逸

品此刻奇妙不減孟文銘後又題曰開復之日同曰
永平今古同前極矣後之君

子異世同聞焉是王遠
固隱以己書紹漢刻矣北石中得未曾有鄭文公碑

後此刻二年兩家書派皆自為風氣者李嗣真書以
以古今絕妙為逸品品第一在九等之上

畫端雄肆畫中滿此論洩之安吳翁我讀溫泉參妙諦
佛言真實不虛空

慎伯先生曰用筆之法見於畫之兩端而古人雄厚

恣肆今人斷不可企及者則在畫之中截非骨勢洞
達不能倖致更有以兩端雄肆而彌使中截空怯者
此論極精唐以後唯歐虞褚李能悟其妙蘭亭雖峭
厲過父而中實之旨已失傳矣北碑多具此法溫泉
頌尤筆筆中滿不露操縱痕迹而雄渾之氣專泐紙
上所謂豐而不怯實而不空者也此刻尚在魏初真
得鍾衛筆法尚未肇變者齊武平鼓山寫經諸碑非
不中滿平實而遜其雄渾之氣矣

古今墓志首司馬四石同時出孟津珍重河東三衛筆

學書尤愛衛夫人

西京雜記稱前漢杜子春臨終作文刻石埋於墓前
博物志載西京時南宮寢殿有醕儒王史咸長葬銘
此實志墓之始今皆不傳漢曲阜孔君墓碑似表而
非志後魏司馬元興司馬景和妻司馬景和司馬進
宗四墓志乾隆二十年同時出土在河南孟縣蓋父
子夫婦宗族合葬於此者元興在永平四年景和妻
在延昌三年實為金墓志出土最古之石元興原石
久亡今世所見者皆復刻本予見原拓康惲道拔與

今本迴異景和進宗二志字體畧遜景和亦石亡復
刻唯景和夫人真石具存而隽逸道媚綽約呈姿北
碑中別開一派尤為可寶魏志存世不多李超善用
側筆點畫適健足稱能品皇甫麟翰俊神飛下開褚
派志中逸品也鞠彥雲古質新意未落風規李憲劉
懿風度端凝惜損峻逸王偃心手雙暢翁煥為美劉
玉鄭道忠吳高黎並佳品也

二高先後出長河渤海千年見一科此是醴泉真祖刻
何勞贖宋費摩抄

魏六州刺史高植墓志康熙間出於德州中穿一孔
止存上下及左邊百數十字而字體堅勁道整鋒穎
猶新實為率更所祖石舊藏德州田侍郎震家不知
何時更復燬失今世所傳高植乃妄人偽造并文字
行款石式不合高懿侯碑晚出字體相同微遜道卓
卓而完好少泐近拓尚精並可取證歐陽渤海之書
二高皆渤海裔人自是一家眷屬也

側勢雄奇根法師唐開北海宋東坡坡古公畫肉
不畫骨未見將軍慘澹時

魏馬鳴寺

根法師碑峻落反收攬若搏獸渾身氣力畢肆於鈎

環盤紆及波磔間故字字皆成側勢其筆力獨到之

處遂若自闢宗派也北海得其駿健雄視一代坡老

亦時有入處遜彼精能矣此極點極

散花空際想天人觚破為圓敬史君欲得黃庭初搨本

還從洛下換鸞羣今世初新書畫久無人能出其右

敬顯偏碑神融筆隽婉媚淡逸得破方為圓削繁成

簡之旨與南宮宗通悟其筆精可參黃庭關元妙諦

東魏時開此一書種宗派變化自超獨步河北劉碑造象

幾欲亂真李仲璇略同逸旨惟精於使筆而拙於構

體且一篇之中篆隸雜廁究嫌失倫非楷書正軌也

西魏一朝近出造象十餘種而無碑志

役志精微楷作分細筋盤辟妙通神述書人愛龍藏好

寂寞燕山有郎珍

二爨及靈廟諸碑以分為楷者也北齊定州刺史郎

君碑以楷為分者也一視若分書而結體全是楷則

但未收波發中有全作楷書者道麗絕倫與龍藏寺

莫辨龍藏亦多分筆不顯著耳集古閣錄謂龍藏開

歐虞之體不知定州乃為龍藏開山也率更房彥謙

碑亦以楷法為分者近見東魏曹禮墓志亦不收波發之楷書耳勢勁拔在元象元

年拓本極難見

冀州訪古逢關尹孫趙疏譌一旦明渾似溫泉雄白水特留此石殿天平

冀州刺史關勝誦德碑明于司直天下金石志一著

其目孫趙訪碑云錄云錢李二家有藏本皆不知碑

所在孫錄誤冀州為濟州並年月皆誤蓋當時海內

孤本未易得見傳聞入錄故有此誤今年於山西平

定州訪得此碑天下始共見拓本碑文微有剝蝕而

大致完好字體精妙絕倫渾穆似元養雄俊似清頌

東魏諸刻幾魁其匹劉碑造象亦新出石皆東魏

物予謂拓跋一代得氣為厚晚季餘風尚傳後勁齊

周以降氣體漸卑遂不克繼盛豈氣運限之耶西魏

一朝無碑志僅存造象數種而氣特雄厚

書降高齊勢不道豈真風氣染南柔脩羅一石獨驚絕

上接南陽下啟歐

北齊正書如唐邕寫經諸刻標義鄉石柱頌分書如

以待後寫于世貞
元公姬氏之上

西門豹祠夫子廟隴東王臨淮王諸碑字體皆平實
豐美惜少道拔非復魏刻之駿逸雄奇矣惟集脩羅
結體措畫以險峻取勝筆力卓絕有清頌遺規安吳
評為率更開山蓋率更原出清頌也

房山字字天然媚古洞千年閱石華讀罷沈洹經七寶
渾疑筆底發蓮花

房山小西天洞自隋人寫佛經至唐迄遼而止予見
隋刻蓮花經凡一百五十餘石端嚴明麗內外光華
如芙蓉之出水字體不一並皆佳妙有絕似趙芬殘

碑者其地壘石為洞鑄以鐵汁筆若天成闕絕人跡
閱世千年都字數萬完好乃若新鑄非特法林之寶
藏亦藝苑奇珍也

逸氣驚道報德象英姿颯爽朱曇思我尋北海過蔥嶺
始識龍團有兩支

齊李清報德象碑朱曇思造象記皆李北海所祖曇
思結字駿利奕奕動目為真行極致北朝造象中逸
品也與近出魏孝昌三年比上尼曇密曇明造象碑
並開行書之派而石門銘清頌碑陰實先路導師

此詩移廿四頁根法
師之下

滿幅龍蛇認草書正光署刻更盤紆浪傳一卷平原帖
周昉誰看背面圖

漢魏碑陰字每縱筆為之已漸露行草之勢清頌碑
陰尤筆勢宕逸快捷難方得章草書旨魯公爭坐帖
實從此出碑尾正光三年數行尤可證見筆法阮文
達跋爭坐如鎔金出冶隨地流走元氣渾然不復以
姿媚為念後人亦以蘭亭相擬強入南派昧所從來
是使李固搔頭魏徵嫵媚殊無學識矣高懿侯署年
月一行亦微露行致惜下半已泐

參軍俊逸下開虞勁折妍波趣萬殊片石名門留妙蹟
不虛舉世重崔盧

魏開府參軍崔頤墓志

齊天保四年刻

文云尚書僕射貞烈

公之孫涇州使君弟二子按魏書崔亮傳遷左光祿
大夫尚書右僕射正光二年卒謚曰貞烈亮三子次
士和拜冠軍將軍行涇州事頤即亮之孫士和子也
文云年廿六武定六年卒計頤之生在正光四年亮
先二年卒士和奉使為莫折念生所害在正光五年
頤自幼孤露復不永年仕宦未顯故史不著幸留片

石足證清門

此志少見著錄且石佚故詳記之

其字體挺秀婉麗鈎

環圓勁似折釵股波磔吐鋒處豐上殺下妍妙絕倫

魏世重崔盧之書史稱其非朝廷文誥初不妄染故

世遺文今得此志與崔敬邕可想見悅謹風規惜二

石出土未久即不知所在今世所傳崔參軍乃碑估

偽造全無神理矣北齊墓石甚夥朱松林筆勢宕逸

寓變於整自是能品李琮波發不收逸氣峭拔趙夫

下人梁子彥房也周阼並佳品也

含文抱質強伯樂俊骨妍姿曹郡侯一代盛名留華岳

還疑書體誤王褒

北周碑刻無多譙郡太守曹恪碑結體略似敬史君而

神骨天成筆能屈鐵強伯樂為文皇造象碑題額精

嚴道麗下啟率更趙文淵為北周一代名家今所存

華岳頌隸筆平近史稱梁王褒入周趙文淵改習泉書然竟

無成豈兩失之耶賀永頌墓志字體似筆質而古健勝之為周志僅見此一種實為精品

書至陳隋號最工似將消息證南宗千奇萬變歸中正

不測真猶老子龍

集古錄云龍藏寺字畫道勁有歐虞之體又云陳隋

之間字書之法極於精妙蓋喜兩宗之漸合也是碑
書體道麗莊嚴無美不備懸而眎之為端雅之妙諦
楷迫而察之極變化之筆精或盤馬彎弓而不發或
細筋入骨而欲無其柔也如蛛網之迎風其勁也若
龍泉之截鐵分隸之筆兼施板刻之痕悉化殆極楷
法能事矣其間包舉南北數家書妙開引唐賢無數
法門且中正沖和如褚季野不言而四時之氣俱備
沈乙盦曰似伯夷柳下惠合清與和為一者也唯啟法寺同此妙諦蔡君謨
謂隋唐之間善書者衆皆出一法丁道護所得最多

永叔服其精鑒惜天壤間僅存孤本耳梁州刺史陳
茂碑庶幾嗣響安吳疑龍藏出永禪師謂左規右矩
近千文予不謂然必精於此法而後參悟南旨者方
能到此永師專習二王書為南頓宗傳千文書勢精熟

過人惜無奇態

此二語李嗣真評智永書品

何嘗有一筆神隽道

勁相類豈僅雅健不如耶

吾疑永師書不應凡近若此今所傳大觀薛刻本或

出宋人手筆集古錄所著千文殘本後有虞世南書者必不如是惜宋以後無傳

安吳自稱

善於察者以今本千文擬龍藏似失之察矣且安吳
曰隸不本分草不本篆實濫觴真草千字文

其詩云底事千文傳

祖法頓教分今龍藏筆多分勢前後之說益自相刺
隸意參商
謬也

鞏君文字妙雙清古訓同傳漢石經宋史常奴渾一氣
江南留證敬妃銘

隋鞏客卿墓志精雋道麗俊逸生姿與長史宋永貴
榮澤令常醜奴二志均為小真書能品三志鑄人刀
法相同醜奴字小而彌精刻極淺影以日光恨未盡
察其妙吳縣潘文勤師藏梁敬太妃王氏及蕭敷雙
志小楷精絕足與競爽且證南北之同文惜天壤間

幾同星鳳矣鞏志銘詞曰孝于惟孝漢石經及論語
皇侃義疏陸德明釋文乎作于並同足證乎字改在
隋後矣北朝碑刻可證經者絕少此志文章爾雅且
石完無勒功尤為墨林至寶也

鵲戲鴻游勢萬殊過江宣示竟何如摩挲曹禹開皇刻
疑是親承太傅書

隋曹子建碑章仇禹生造象碑字體若出一手極似
今世所傳為鍾書者然非北朝精能之品而即此以
擬元常亦勝於閣本宣示矣

元公姬氏最完整近歲更得蘇孝慈書到開皇風格減
畫眉深淺入時時

隋元公姬氏雙志整密華美潤數千字完好無缺藝苑

精品也近出蘇孝慈志書體相類而遜其茂美若魏

刻道逸之趣則開皇大業以後不復見矣安吳直斷元姬雙

志為率更書

近人目此偽造
雙志妄署歐名

則

似不然率更上原清

頌並法二高故嚴整之中露道勁雄峻之氣試觀房

孝冲碑筆筆勁險即醴泉化度亦豈同量耶且率更

於大業所中所書諸碑如姚辯墓志元長壽碑西林

道場碑凡見歐趙二錄者皆署名氏此兩志并元公

諱字夫人郡邑不書渤海不若是疏矣又以二志謂

同山陰家法則更非所知也隋志存者尚多其真書如

張景略李則惠雲法師賈氏北止尼脩梵張氏馮子

妻陶貴珍李富娘諸志並稱佳品董美人疑非

真富娘絕類元公雙志龍山公張通妻陶貴風格稍遜

魏為極盛隋為晚中有齊周若弟兄讀到三唐詩格變

北書升降一齊明

北石之中劃然自分風氣此論未經人道也魏最近

古得鍾衛遺法尤多書體方勁道逸蒼渾穆雄拔筆超

神迹志役精微靡美不具是莫若盛唐即魏初造象體

格猥拙者然筆法勁正可悟其拘守舊規不肯通變

之妙北齊平實莊雅方勁雋潔是為中唐周刻無多已啟隋派

以趙文淵之書名華岳頌體勢已嫌平近隋則整密端雅方勁之中漸露

趨妍媚如晚唐詩境矣其間亦有邁羣軼萃冥契古

旨如邱珍鳥隋羅龍藏諸碑不能概以一時風氣者

然此數子適為齊隋冠絕後魏時決無龍藏書體也遷

流嬗變之故案通察北朝石刻自能漸悟得之詳見北朝書派

升降至於一代之中又遞分風氣自別流派皆詳論附

各詩下注

俗書鄉壁紛紛造賴有江顏為糾論要識中參分隸筆

馬頭蟲屈漢時多

北朝字別體太多當時江式顏之推已力糾之特因

字雜分隸時際兵戈無人講習傳寫混淆然漢代隸

體已任筆增減多乖六書為說文序所斥即江東俗

字二王帖中亦復不少蕭子雲改易字體邵陵王顏

行偽字並為顏氏家訓所糾竊謂北書別體當分雅

俗兩種委巷之文匠石之手從心增減是為俗筆或

出薦紳通人其增減均有古義因循漢隸通假六書

未可妄詆大氏北朝減筆多出俗手增筆每不妄下

其餘福雜沓處多義洽摛古如大篆水之作泚州之

作泚也

即據帛比于一碑輿作舉訴作訴箕子為箕子芙蓉為扶容漂搖為澍颺撮舉數文皆微

古義鄭文公碑字原本六又按魏太武帝始光二年

三月初造新字千餘頒之遠近以為楷式三國志注

引會稽典錄言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依體象類造作

異字千名以上是知北刻中即俗手所書有漢季之

異字有朝頒之新字不得概以鄉壁虛造議之也

鍾蔡真傳禪北都雄奇萬變欲凌虛悟來蟲鳥雲山態

堪證三蒼汶長書

蔡中郎曰凡欲結構字體未可虛發皆須象其一物

若鳥之形若蟲食禾若山若樹若雲若霧縱橫有託

運用合度可謂之書鍾太傅曰吾精思學字三十餘

載每見萬類悉書象之崔長史曰其為書也山川草

木反復於寸紙之間日月星辰迴環於尺牘之上足

證漢魏以來筆旨相傳如此予謂羲倉製字肇本象

形鍾蔡密傳爰推原始北碑書體短長疏密務極其趣雄奇變化無狀不備實隱符六書象形之旨且與中郎篆勢黃門隸勢所論悉合若干紙一類一字萬回平直相似狀如算子右軍所詆為不復成書者也江南標榜競虛河聲河北殘碑隱姓名造物不言功自在蕭袁空費著書評

北朝碑志不署書人名氏即此一端亦守漢法阮文達據北史魏齊周書水經注金石畧諸書證悅崔說盧謀以下能書人名得八十七詳見南北書派論予復於集古

錄金石錄諸書補證九人

東魏韓毅北齊劉珉北周謝成隋龐正龐恭之韋霈

劉曼才史陵侯孝貞

見存北石補證十四人

魏寇謙之王遠朱義章蕭顯慶

鄭道昭東魏王長儒穆子容北齊鄭述祖梁恭之朱敬脩唐邕釋仙北周匡喆隋孟弼

亦云盛

矣竇泉述書賦列晉宋齊梁陳一百四十五人於北齊祇一人當時崇奉義獻唯尊南派其風流習尚可想見矣梁武袁昂及唐人書評逾格品題而江左諸賢不傳真跡北俗質樸闇淡不著迄今碑版照耀海內實居來學書評妙語適留以印證北書嘗謂南派傳人北派傳書亦虛實消長之理也

質實輕浮學兩途經師南北不相如試看輔嗣義文法
便悟風流江左書

南北朝經學本有質實輕浮之別書派攸分何獨不
爾北派拘守中原古法世傳隸楷故長於碑榜南書
疏放妍妙但宜簡札而漢分遺旨東晉漸滅矣盡無
論齊梁矣

兩派書宗畫涇渭百年風氣自乘除渡江子弟來王謝
開出唐宗父子書

北朝史傳但云世傳鍾衛索靖之法或云得崔盧法

無一語及二王者自梁王褒入北周趙文淵改習褒
書述書賦注稱唐高祖書師王褒得其妙故有梁朝
風格太宗更篤好之二王之書顯于唐初實由此也
南北書流迭盛衰一時風尚帝王開鍾梁衛索崔盧蹟
千歲神游妙楷臺

隋書經籍志序煬帝即位聚魏以來古跡名畫於觀
文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
畫隋世傳習北宗不尚晉梁書派知楷臺祕藏多鍾
衛崔盧之跡北朝恪守楷法故著曰妙楷也魏史言

崔廬之書非朝廷文誥初不妄染魏周以來歷代內
府文誥真跡咸歸此臺矣帝王嗜好前後不同自太
宗尊奉山陰而祕府所度登善所鑒遂盡為二王書
卷唐崇二王而北派微宋摹法帖而北派絕當今萬
國同文有寰海混一車書之象豈江南河北一家眷
屬忍令房派譜系千年萬絕不追一祖耶

共說平原筋入骨君山片石得宗師一波三折分明見
百鍊剛成繞指時

齊朱君山碑字勢正方而筆逸宕其橫畫用側筆上

此詩与下一首相係
於上集脩羅碑
詩之下

曲取勢中間如髮一絲細筋入骨右軍謂每作一波
常三過折筆此其庶乎唯平原獨得其妙且結體與
千福寺塔銘大半相同予見宋拓本幾無以別也北
碑此種書體僅有見者合觀穆子容知魯公早歲書
實傳此法此其確證波發不收鋒尚存分意二歐之
房孝冲道回皆不斂波然以峭勁斬截取勢此以蘊
藉出之漢隸之卒史景完也與隽脩羅並時可稱異
味同甘矣安吳以為得力於秦篆又云諫議學之而
不盡此明明似分不似篆似顏不似柳二言似交失

定國傳題久失真英辭妙墨並超羣欲為河北搜文苑
此是高齊第一文

齊趙郡王脩朱山寺碑在靈壽縣祁林山其地多虎
椎拓罕及嘉慶以前金石家未有著錄者書體雋秀
道渾方圓妙極古質新意自是一家其波發偶展不
收彌形媚好文逾二千餘字詞旨華贍北齊諸碑中
可稱卓絕平津續古文苑惜不見此文也金石完好
匙缺唯碑額於趙郡王下敘三字文中述趙郡王脩

寺造塔且為寺名而名粵以下兩字適漫漶向題定
國寺碑然據文定國為僧樹先居定州之寺非此寺
也寺在朱山當題朱山寺碑而闕疑為合當時定國
寺僧慧照為趙郡王脩寺頌記俗呼大定國寺字亦
勁卓而雋妙遜矣。銅雀臺石窰門銘
字體秀朗畧相似朱
山皆北刻之近南洛者皆石已佚
書旨曾親授永師失摹妙蹟至今疑宏文死後論書絕
惆悵蘭亭賺到時

虞永興學書於智永究其法著書旨述為二王的傳
弟子或疑太宗得蘭本真跡脫命永興摹寫必到神

境歐褚北法格不相入也攷唐書貞觀十二年世南以宏文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一太宗嘗歎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魏徵白見褚遂良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命遂良質真偽又按徐浩古跡記內庫寶藏二王及雜跡凡七百卷貞觀十三年十二月裴成命起居郎世_臣褚遂良排署是遂良鑒書在十三年以後而蘭亭購得更在其後何延之蘭亭記貞觀中太宗購募右軍真草書帖備盡未得蘭亭命監察御史蕭翼計取之世南不及見矣使世間傳永興禊序一本當不復貴神龍定武也

廟堂城武刻難憑還喜幽州得寺銘晚歲論書知水乳
兩宗消息證張丁

廟堂元石久亡王彥超刻已不可見今存至元摹本極似宋刻千文矣汝南公主志亦重刻本邠州昭仁寺碑未署書名向傳虞筆無疑其時永興與渤海同朝日久必參證魏齊書派故是碑多與北旨相通張公禮丁道護兩碑北刻中略具南法者可互證兩宗之妙也

人書俱老見真吾勁骨錚錚鐵不如莫道魏公真嫵媚

分明筆旨在唐書

竇泉謂率更書出於北齊郎中劉珉大業之間碑版卓絕入唐在中年以後書法既成矣故奉勅臨蘭亭仍多本相不能強同今歐刻傳世多曼患而筆力險勁全是北法房孝沖尤峻落勁折孤標絕倫石亦差

完

海內歐書多展轉復刻以冒宋拓察之之法以北碑衡之其入鋒使轉波趯與北書悉合而畫勢中

滿者方阮文達云凡北碑中體格勁正者皆歐派所

從出是也唐書稱詢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嘗行見索靖所書碑布坐其旁宿三日乃

去夫史臣稱初習羲之者從帝所好權詞也悅索靖碑者體歸北派微詞也

莫道雄強遂過父還從祖法得真如二王同異誰參偈我證蘭臺渤海書

唐書稱通蚤孤母徐夫人教以父書嘗遣錢使市父遺迹通乃刻意臨倣是蘭臺筆法非率更親授矣世傳小歐雄勁過率更率更師北法而斂以就我自闢書宗蘭臺追父書之原不拘守父法而北法更顯羲獻異同於此可見唐書又稱通母喪居廬四年藉藁

以寢冬月家人以氈絮潛置席下通覺即撤去後以
固國爭武承嗣為太子忤諸武下獄被慘毒至死無異
詞足徵心性堅忍風骨剛勁故其書體卓絕如此
記之以見書雖小道視其書可知其人主持衡鑒者
不可不識此悖
頰首從時學弄姿無心流露自心知摩挲孟碣龍龕字
纔見河南真面時

褚河南雖起吳越而其書實出於褚亮與率更同習
北派唐書本傳云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又稱魏徵薦遂良

曰遂良下筆道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篤嗜王書不
得不權詞以薦阮文達云此乃徵知遂良忠直可任
大事薦其人非薦其書也及奉勅摹蘭亭勉從上好
然猶時見本相至龍門佛龕孟法師諸碑勁健道古
偶雜分勢全是北法矣薛少保書師法河南惜碑碣
無傳今唯見昇仙太子碑陰數字而已

昭陵繭紙漫深求定武神龍各不倖留得自家真相在

深愁下筆誤千秋

何煖叟題樞密詩一竟傳特目天章
重千秋後學書人

阮文達復程竹庵書契序誰見原本今所傳兩本一

則率更之定武一則登善之神龍實皆歐褚自以已
法參入王法之內觀兩本之不相同即知兩本之必
不同繭本矣又跋稊帖云蘭亭之所以佳者歐本則
與化度寺筆法相近褚本則與褚書聖教相近皆以
大業北法為骨江左南法為皮剛柔得宜健妍合度
故為致佳若原本全是右軍之法不知更何景象矣
文達兩論極精唯未語抑右軍過甚予謂右軍真迹
自佳但為後人摹本所掩耳此中當分別觀之且稊
帖興到偶書風流自賞自是藁行逸品為書體之一

唐人石重蘭序
全唐詩無題
詠律序者

種太宗崇奉太過宋以後囿於所見幾如此外更無
書法者此則非右軍之所及料也書體不一若楷法
端嚴道勁北朝得分隸真傳故能長於碑版凡唐碑
之佳者無不上祖北法蓋舍此無以自立也宋以後
不明此旨千歲以來碑版文字篆無足觀者矣

平正通達等慈寺古法失之下筆初王楊盧駱當時體
借杜不信先開秘監書

顏秘監等慈寺碑為唐初一大宗結體皆祖北法可
謂役心精微耽思文憲者矣唯下筆平順頓失北碑

新入...
...
...

駭逸道雄之氣猶四傑之於六朝文也豈時代限之乎然不得謂非廣大教主一大宗說書也夫天下幾人眼見羲與獻錯仞金丹誤後賢新體荒唐傳武壘漫當貝葉盡書禪
懷仁集聖教序刻于咸亨三年其時武后御朝唐政紛亂已極未久即製造新體字頒行天下今碑志多見之自蒼沮以來歷聖相傳之文無所忌憚擅自改變何況略更右軍書迹猶其小者也當時狄梁公尚未見右軍書僅得賜觀數卷天下士夫何人得窺秘

冊誤仍為真至效法之久亦無從究詰矣其字不至全無來歷但與二王他帖多不相合三唐楷法雖遷流遞變尚存古制而行法從此破壞述書賦注稱國初有懷琳好為偽迹假託二王及七賢書懷仁豈其流耶
兄弟太原號雙絕歐虞合妙兩忘形千年駐馬少林寺取冠三唐三藏經

太原王知敬與弟知慎並工書當時稱為雙絕唐人重寫經經幢始於武后時知敬少林寺金剛經碑尚

在其先

咸亨三年

書體之精足弁冕五百經幢

同年葉菊裳編

修集唐經幢多道麗雋妙合昭仁化度為一手而

漸失至五百餘種實靈長稱其擅聲題署曾奉勅書清禪寺額

唯求工過甚致古

至今路人識者猶駐馬往觀焉衛景武碑同也妙詣

祕書別祖禪昇元司馬王家喜得孫鏡曲年年尋賀老

江南絕學在雲門

唐人稱賀祕監深得二王法述書賦謂如春林絢采

落筆精絕八司馬中王叔文王伾奉四明為別祖南

唐昇元帖多出賀監摹本賀書傳世極題會稽山龍

瑞宮碑是其真迹屢訪而未得見也

雄強北海負天才同輩蘇張魏品題悟到晉祠離古法

特留頭地讓庭珪

李北海天骨雄強得北法最多以方格作行書悟昔

賢草隸之旨故卓絕一時古來碑版皆書分楷唐太

宗幼習王法以帖體行書施之巨碑自御書晉祠銘

始北海自以行書勒石終非古法故開元間修孔子

廟諸碑為北海撰文者必請張庭珪以八分書之蓋

深闡隸楷之原也

擊底馳驅戰馬雄齊隋之際契恭同逶迤王後鍾門久
下筆還愁誤孟公

徐會稽下筆雄肆

安吳評書謂如戰馬雄肆而解人意

長於碑版亦能

上法北碑者然由開皇至北齊而止未窺魏境也齊
之水牛山鼓山泗水隋之房山諸寫經及趙芬碑皆
所胎息其後當為二王偽迹所誤澆漓後學矣述書
林賦稱會稽姪婉鍾門逶迤王後譽之而若適指其弊
然孟頫亦苦求入二王之室故學北海而適得季海也
變法平原出新意猶傳一塔證真宗皖公曾見千金帖

神往姜祠穆子容

顏魯公書出北朝東魏穆子容太公廟碑尤與早歲

書迹相近皖中汪氏宋拓多寶塔銘號千金帖

今在李香

巖方子曾見之極似穆子容朱君山此兩碑亦北石

伯家之略近南派者其後別具神悟不拘北法矣蘇詩魯
公變法出新意當指中年以後書也

骨氣洞達張大理茅山片石更崢嶸祇因誤問沙門字
漸媿同時北海名

張司直元靜先生碑石久佚予見宋拓本

今藏費西
蠡編修

下筆駿利沈實與季子廟法慎律師諸碑迥異亦差
能師法北朝者唯結體多出懷仁聖教便覺凡近當
時與北海齊名北海神化自若變態不窮獨能初心
希古不為所囿真佛家所謂大雄者乎述書賦稱從
申歷覽不多右軍之外一步不窺且多搨本而闕真
跡蓋亦諷其為聖教所籠罩也

天骨雄強啄磔殊還從側勢得三隅莫將諷諫流傳語
誤仍河東筆陣圖

誠懸尚知沿習北法故能長於碑版觀其啄磔處成

三角者全以側筆取勢唯畫勢未長雖筆力開張終
失道麗之致唐自中葉以後平原變法各出新意而
北法漸失中滿之妙幾如廣陵散矣書評謂太傅茂
密右軍雄強河東於茂密二字少理會故外若雄強
而中實虛怯也然此老筆尖頗有鏗冶安矣

稱其神明於
指法作此筆正之偏
道相反

人世誰曾見戲鴻江南真跡秘深宮三唐書派沿碑版

幸未家家畫放翁

二王真跡秘藏內府人間罕有見者且江南勅禁立
碑名賢書迹盡寄縑楮當時王法雖顯縑楮無多世

族大家尚不易得北朝碑版則人人共見故世間傳習猶多北派自武德以後直至開成碑版石經皆可取證即唐人分隸異於漢法者亦多出北碑自趙宋閣帖一摹潭絳諸刻紛紛行世於是中原碑碣任其蕪沒而古法盡廢矣

寫經恪守唐人法晚近流傳米董風不信崔盧到東國弁官殘石紀和銅

日本和銅四年弁官題名殘石字體極似北朝當唐睿宗景雲二年日本自唐初始通中國當時購取中

朝文字盡在武德以前故其體如此其後數遣使至

唐寫錄藏經以歸下諸州寫經造塔之令從此寫經

多效唐體

去歲江編脩標往日日本購得唐時寫經卷十餘軸多與唐人寫經相類

宋明

以降競習襄陽兼法思翁海邦文字盡隨中國為升

降也

書降咸通已不堪漫誇妙墨寫雲藍南唐一卷昇元帖開出紛紛閣絳潭

唐人之書自咸通以降體勢漸卑南唐玄宗重南朝墨妙昇元一帖實為彙刻之祖下逮淳化偽迹日增

漢帝秦臣並由虛造鍾王蕭謝盡效本來從此法帖
流傳而碑版之學幾絕歐陽文忠集古錄目序曰漢
魏已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偉麗工妙可喜之物而
書淪滅散弃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歐陽棐後
序述家君曰吾集錄前世埋沒之文獨取世人無用
之物而藏之覽斯二言可以知當世之風尚矣
書法真行別兩途山陰新體少年摹俗書莫怪昌黎詆
况復流傳失故吾

姜堯章曰右軍以前書法真自真行自行章自章草

自艸自二王於行艸之間別創新體當時傾慕羊薄
謝孔之徒一時爭效而真行之體壞矣行草為書不
惟便於揮運而不工於字但能行筆者便可為之知
古之士不貴也自唐及今書札之壞實由於此蓋縱
逸甚易收斂甚難人心易流宜其書之不古甚者反
以學古為拘良可歎也見絳帖姜氏此言實為篤論庾
元威論書曰若已已莫分東東相亂屈等如勻變前
為草則二王妙迹非所用也晚途別法貪省愛異濃
頭纖尾斷腰頓足咸言祖述王蕭無妨日有譌謬許

慎門徒居然嗚噓衛恆子弟甯不傷嗟乃知南朝已
有此論也

王羲之非祖風也蓋因去食首文異業
天為論書曰未終已莫公東東時痛風善以自變指
公學古為時身下幾少則辨美為北言實為論論與

鍾繇至以通恣腹疾甚於殊甚以十年詩下注

止第寫數語未竟俟病痊再補錄也



瓘得張筋靖得肉短長肥瘦妙天工二公變古得古意

不媿書林號兩雄

坡公學北海而悟北法山谷習鶴銘而合北旨

然去古漸

遠二公一愛北朝書勢而北朝書意反賴以傳著

襄書勒字臣刷字一字遂成萬古評我愛儀徵得元鑿

真傳獨許蔡端明

阮文達謂君謨能得北法惜未能純一

歐陽文忠公表章北刻二公皆
於學世不為之時別具神悟者

精熟過人惜少奇一生寶晉詡宗師共言詩到蘇黃盡

爭信橫流滄海時

海岳書涉跳蕩未免澆漓後學矣

早歲曾參孟法師利津篆刻更雄奇悔教省識鮮于面

垂老尋源北海時論曰北海書法一

真輟畊錄稱吳興初學孟法師得河南法入元以後見

真鮮于伯幾家改習蘭亭至元大德以後碑版轉遜

桃花滴露自澄鮮試讀昌黎山石篇未得辟支傳寶筏

空勞龍女學參禪

不安吳評思翁書如龍女參禪欲證男果

國初書派禪香光簡札風流著勝場欲為暗中求合妙

張劉以外數梁王

張文敏劉文清梁問山王夢樓並天才卓絕工力交

深故能有時冥合天矩劉梁尤得北指我朝以書名世

者甚多唯筆札流傳僻陋匙覩先達遺規未敢妄加

一窺測也

懷甯天縱為分篆楷法超神待細評卻笑西江尊杜派

文章天下在桐城

安吳國朝書品以完白隸及真書為神品重刻

定本改真書為妙品上猶是國朝第一也

文字千年厄運過也看荆棘出銅駝誰按河岳英靈氣
拔取陰山敕勒歌

查初白論遺山詩謂拔出中州敕勒歌大為北人洩
氣吾於文達亦云

一卷安吳双楫篇述書語妙必鉤玄千年黜儵無人地
辛苦開山得綫天

藝舟述書諸篇多發前人之祕海內數十年來漸知
書派宗旨者文達兩論外此書之功不可泯也安吳
自云千年黑洞今始鑿出一綫天

十年棗木悔無成曲直猶誇審察精讀到擘經書派論
北碑南帖自分明

安吳自言得棗板閣本苦習十年不得真解乃求之
漢魏及北碑始悟其法而答修存論書謂閣本所載
張華王導庾亮王廙諸書其行畫無一黍米許而不
曲者右軍已為稍直子敬又加甚焉無論王著等不
解此神悟亦無此妙手

棗木復刻更無論矣

即張庾真迹亦無

此妙境也且張庾與二王優劣帖上從何剖析恐未
必遂過二王安吳此論不特為彙帖所眩且為書評

所惑蓋二王遺吳王福不許而索神和刻且書楷
學佛須參真佛相傳燈久失指頭禪昆山自有懸黎寶
燕石摩挲亦可憐
董道詆王著等摹閣本謂決磔鉤別更無前人意當
時必見真迹故其言如此是宋本尚不足憑何況紛
紛轉摹乎試以北碑及南朝石刻證之尚可見江東
真相也言對吳王閣本皆十平不辨真贋亦未之
覩紙何年出劫灰嘉興妙悟自天開千年天護南皮石
仍取山陰面目來

張叔未云宋拓定武蘭亭真本筆意與刁惠公極相
似予服其知言

越石銷沈博古堂虞山珍重十三行千秋妙筆從誰問
試證南陽白水張

博古堂帖即越州石氏本也見嘉泰會稽志後人誤
分為二常熟翁尚書師藏石氏宋拓本十三行筆意
與鄭刁相近亦有似張君清頌處蓋此出唐人摹本
未失筆旨若玉版則全無神理矣

南陽下筆獨起神茂密雄強莫漫分一代書宗齊鄭監

詩中李杜馬班文

北碑宗派皆主方勁道拔清頌碑點畫森嚴筆超神
迹所謂能中更能妙中更妙者乎鄭祕書獨超神悟
行以篆勢並臻無上神品予謂滎陽妙筆仙姿包具
萬有雄視一代龍門謫仙之流也南陽紀律嚴整上
接真宗下開學派蘭臺草堂之亞也沈乙盦曰鄭中
岳似孟子張清頌似荀卿
不拘風氣為豪傑梁有焦巖漢石門萬古雲峯一痕石
長留逸氣在乾坤

凡一代之學問書派限於一時之風氣唯大學問大
豪傑能超羣絕倫睥睨一世漢隸盛於桓帝初年建
和永壽之間武祠孔林諸刻一道同風揚孟文別標
神悟獨闢書宗以篆勢作隸奇妙無倫西狹鄙閣揚
淮及馮沈諸君碑闕是其流派河北之有鄭中岳猶
江南之有陶隱居並能神合契匠冥運規矩庶幾一
時之傑而百代之宗乎龔定盦評陶鄭二刻為浩逸
可當元鑿

一朝文運特光昌天遣山靈獻秘藏碑版鼎彝稱竝盛

故應軼宋更超唐
文達云漢唐碑版之法盛而鐘鼎文字微宋元鐘鼎之學興而字帖之風盛近則兩者一時並隆亦曠代所未聞焉
南宗北派競低昂
實際無人與品量
誰是巨靈導河手
兩源萬里合蒲昌

光緒壬辰夏六月中旬予弟七上春官報罷將出都已治裝待發直霖雨滂沱連日夜不止永定河漫口南行阻道客邸四壁穿漏牀席盡濡朋蹤闕斷枯坐無俚倚衰成此百詠風雨淒厲一鐙熒然猶摩抄殘碣心追手畫雞聲三四號始就枕時時見拓跋衣冠迴翔左右也十日雨霽詩亦削稿昔漁洋作論詩絕句自云從子淨名為作注人謂不減向秀之注莊子每詩下砮埶論證旅篋乏書匙資取鏡背憶所及舛謬滋多何處得阿咸為予作向秀耶閏六月朔濬宣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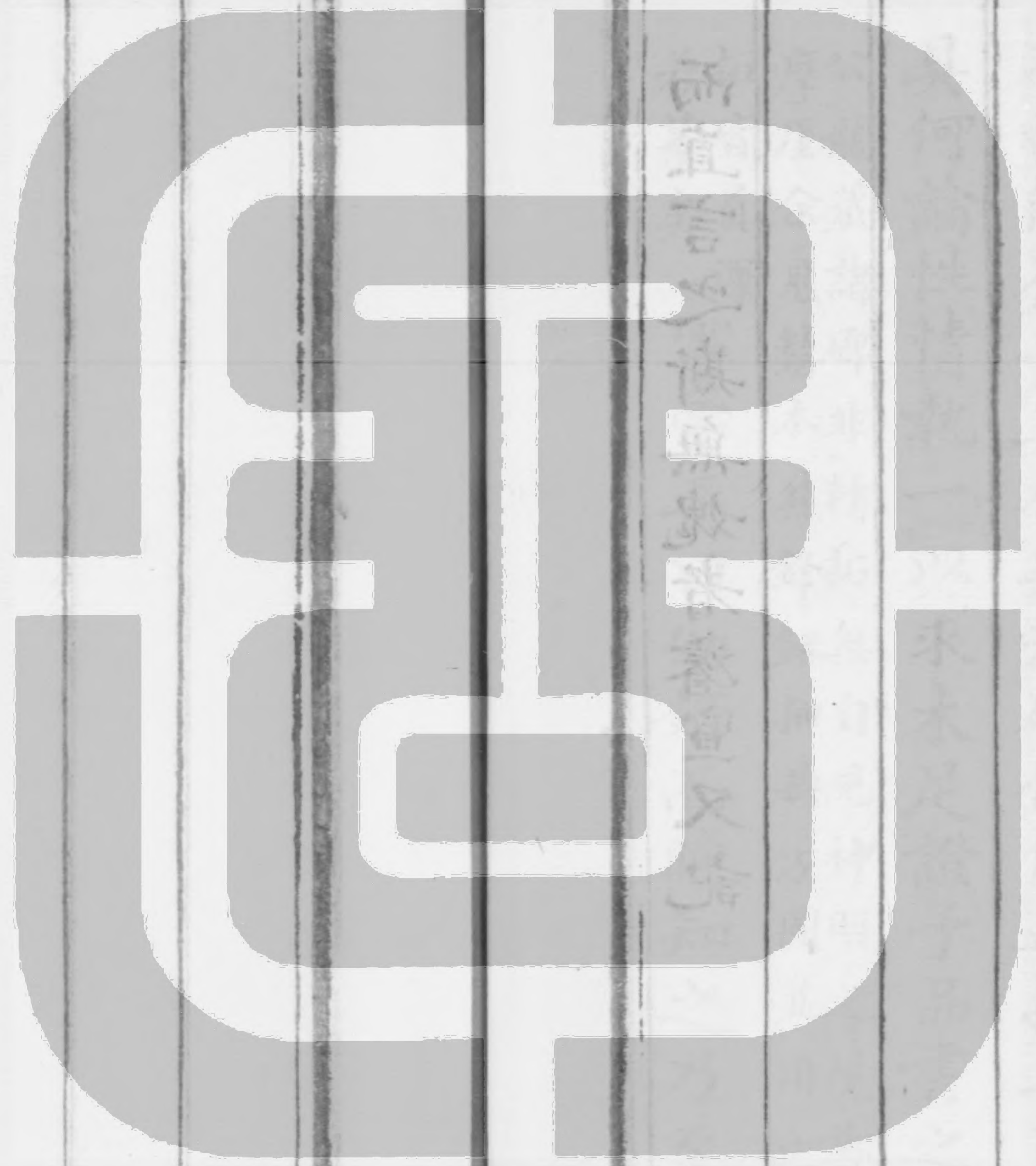
寰中南石僅有存者最所見聞必詳著之北朝碑刻
 盛矣未能徧逮凡所論述擇其字體精好或自別流
 派者以標書旨造象尤夥畧舉一二今海內舊刻幾
 如星鳳或成孤本予所著論多據精拓披文相質冥
 契神交盛德形容猶恐未罄精而察之神而明之各
 有神解存乎其人矣若碑估偽造拙工麓拓形質未
 具何論性情執一以求未足證予品書之旨焉如清
頌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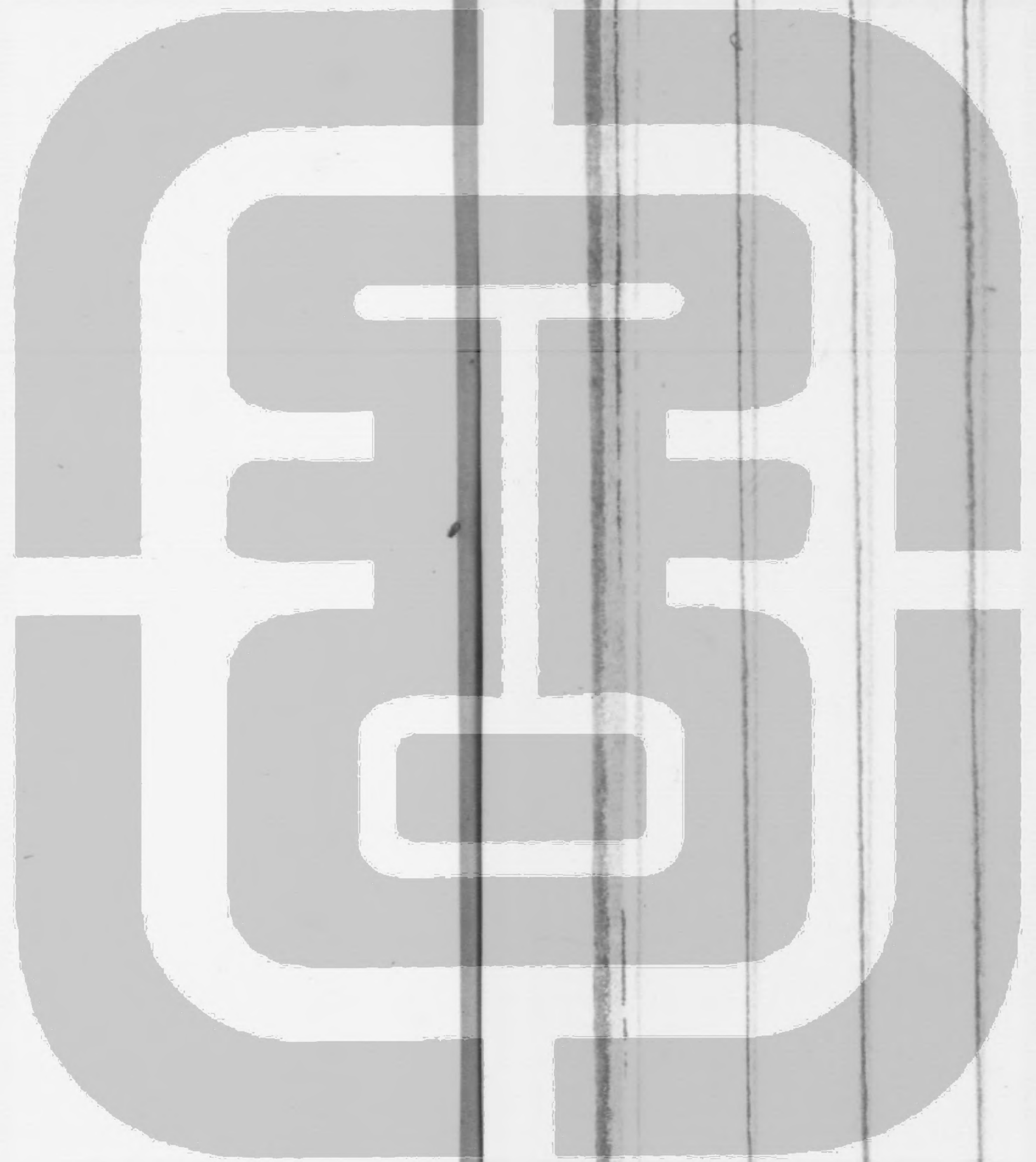
公龍巖諸碑非精拓無自見神明之境鄭文公麓石
摩厓余見精本其鋒錐抽換方圓並用之妙畢見近
拓皆員渾
若篆矣 寶靈長曰幼好而晚知之乃至熟也曲察

而直言之斯無媿者濬宣又記

室中尚存僅有存者最所見聞必皆言之
或矣未能備述此所論選擇其字體精
派者以標音旨意亦尤夥其一二三
如星或或或本于所著論之極精極
契神文武極形容猶恐本意精而
有神解存乎其人矣若所仿偽
本不足

西直言之海無數卷又





寶文齋

聖